

言情小說

情集

中華書局印行



言情小說

情案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廿六年四月六日印行

(精裝)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

譯述者

吳縣周瘦鵝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

近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發行所

處名埠中華書局

情祟目錄

| | |
|-----|---------|
| 第一章 | 跳舞會 |
| 第二章 | 妒：石花盆 |
| 第三章 | 鬼 |
| 第四章 | 人面 |
| 第五章 | 媒孽 |
| 第六章 | 窗中燈影 |
| 第七章 | 窗間密語 |
| 第八章 | 缺月重圓 |
| 第九章 | 短樹叢中之人語 |

情
異

目
錄

第十章

報死之烏鵲

第十一章

書室中之盜

第十二章

臨死之懺悔

情崇

第一章 跳舞會

話說一天晚上那花亭黑母鎮廳中正開着一個很大的跳舞會此處本來是很幽黯很寂寞的地方這當兒却變做了一個繁華之會不夜之城四下裏點綴了無數四季不凋的常青樹和各種碧油油的樹葉那一盞一盞的華燈更挂滿了一堂燈光之中似乎含着一團樂意此外又有許多顏色鮮明的旗幟微微招展一面更搭着一個高臺那王家礮兵營的軍樂隊正在臺上奏着音樂臺的前面被幾株櫻桺樹遮着倒如遮了屏風一般其餘溫榻軟椅隨在安那些不喜歡動的客人們便都坐在常青樹的影裏瞧人家跳舞聽人家唱歌這時跳舞還沒開場只見光滑的地板上聚着一堆堆的人說的說笑的笑

有的忙着歡迎新客。有的忙着找尋舊友。瞧那紅男綠女彷彿開了個博覽大會似的。就中還有明晶晶的金鑄石和花花綠綠的首飾。映着一般香肩粉頸。益發把這跳舞會襯托出十倍精神來。大家正在嘈嘈雜雜的百忙中間。霎時間斗的靜了。說話的住了。不說嬉笑的住了。不笑。幾十百雙眼睛都霍霍地注在門前一個臨風玉樹似的少年身上。那少年正扶着一個花嬌玉豔的美人兒。蝶舞花飛般的走將進來。當下客人們見了這一對璧人。沒一個不嘖嘖豔羨。禁不住要齊着幾十百個喉嚨放聲喝起采來了。看官們。你道那少年是誰。原來是毛喬治勳爵年歲既輕臉龐又俊手頭又有金錢。凡是瓊窗繡閣中的名媛貴婦。莫不私下裏稱他做「當選的丈夫」。就是那些紅閨待字的嬌娃。亦莫不把他當做理想中的夫君。但是他們的理想畢竟不能變成事實。因為大家都知道毛勳爵不娶便罷。若使娶時一定要娶那有幸運的霍慧拂女子。

這霍慧拂女子從小兒死了父母人多憐他。他老子在世時却和毛老勳爵是個肝膽之交。臨死時曾噙着兩包酸淚把他一顆掌上明珠託付了老勳爵。老勳爵不敢怠慢便把他像鳳凰般撫育起來。并且自己原沒女兒就將他如自己女兒似的十分看待。以後這霍慧拂在勳爵家中漸漸長大。整日价和那小勳爵廝混在一起。自然逃不過古人說的那句話。未免有情了。人家見了他兩小也不免起了許多揣測。說他們兩人將來定成佳偶。終有一日兩家春并做一家春。咧這時跳舞場中眼見勳爵必和慧拂跳舞。有幾個乖覺的人早在那裏暗暗點頭。就是慧拂自己也覺得今日必與他跳舞。且這勳爵夫人一席。他是拿得穩穩當當的了。這一夜他打扮得花團錦簇添上幾分姿色。瞧那滿堂的粉白黛綠似乎正沒一個及得上。他頭上簪着一個挺大的金髮結。約住一頭黃澄澄的金絲髮。遠遠瞧去頗像那女王頭上的冠冕。但是那些和他相熟。

的。人都。覺。他。那。雙。明。眸。中。似。乎。含。着。些。兒。隱。恨。一。會。兒。音。樂。聲。停。了。喬。治。勳。爵。便。又。挽。着。慧。拂。到。一。把。長。椅。旁。邊。並。肩。坐。下。慧。拂。忽。地。問。道。咦。那。新。頓。家。可。怎。麼。樣。了。今。夜。我。怎。麼。不。見。他。們。當。時。喬。治。勳。爵。似。乎。不。聽。得。他。的。話。兒。只。把。兩。個。眼。珠。骨。碌。碌。的。向。人。叢。中。溜。着。接。着。覺。得。慧。拂。正。和。他。說。話。連。忙。回。過。頭。來。低。低。道。了。一。聲。歉。問。是。甚。麼。話。兒。慧。拂。含。顰。答。道。沒。有。甚。麼。我的。話。不。打。緊。的。勳。爵。也。就。不。理。會。他。依。舊。抬。眼。四。望。慧。拂。見。他。望。得。如。此。懇。切。料。知。一。定。不。是。望。他。母。親。却。在。那。裏。望。傅。婀。蘭。當。下。他。兩。個。粉。腮。子。上。便。熱。烘。烘。地。現。出。一。派。怒。紅。來。但。又。不。願。意。給。勳。爵。瞧。見。即。忙。背。過。臉。去。這。傅。婀。蘭。便。是。慧。拂。情。場。中。的。勁。敵。鶯。聲。花。貌。色。不。弱。他。父。親。是。個。陸。軍。少。將。自。從。歐。洲。大。戰。開。幕。以。後。便。統。兵。往。前。敵。去。老。勳。爵。在。世。時。彼。此。也。是。知。交。老。勳。爵。夫。人。平。素。原。是。很。愛。傅。婀。蘭。的。因。憐。他。寂。寞。就。把。他。迎。到。邸。中。來。算。來。已。有。一。個。月。了。然。而。不。上。一。

來復喬治勳爵早愛上了這出塵絕世的女郎。沒頭沒腦的浸在萬丈情海之中。竟再也跳不出來。但他雖然着了情絲自己還沒有覺得。慧拂旁觀者清。又懷着嫉妒之心。瞧了他那種含情脈脈的光景。心中早已雪亮。於是把個傅嫻蘭恨入骨髓。不時想要發作。這幾年來他原用過許多彎彎曲曲的心思。千方百計的想做毛勳爵夫人。不道剛剛在這馬到成功的當兒。斜刺裏却來了個傅嫻蘭女孩子。把他口中一塊肉硬巴巴的搶了去。這一位慧拂姑娘偏又是個不肯吃虧的人。心中好不生氣。就積着這一腔的怨氣。恨氣怒氣等着那發作的機會。決意不到山窮水盡不肯罷休。這天午後。曾和喬治勳爵一塊兒跨馬出遊。他暗中既懷着了勳爵夫人的希望。自然到處都要顯他的本領。這種騎馬的事。他原是個老斬輪手。一路上控縱飛奔。十分勇敢。喬治勳爵甚是佩服。說他一個花朵兒似的弱女子。却具着一副健兒好身手呢。接着又着實稱。

讚了幾聲慧拂。暗歡喜好似一交跌在青雲裏。頭不住的打着筋斗。心知這些稱讚都足替他勳爵夫人打一個牢固的地盤。當下他就許勳爵晚上跳舞會中第一個開場。和他跳舞算是酬報。那稱讚的一番美意。一壁又做盡了那種千嬌百媚之態。逗引得喬治勳爵心兒甜津津的。勳爵究竟是個少年。見了這麼一個紅顏綠鬢的美人兒。小鳥依人似的在他旁邊。那得不動情。如今既承這美人兒許他開場一塊兒跳舞。他自然也興興頭頭的答應了。只是如今舞罷之後却斗的想起他心上人兒傅婀蘭來。因此把眼兒向四面溜着。想從這人叢中剔選他出來。慧拂將眼瞧他心兒明白。於是妒火中燒。幾乎冒穿了天靈蓋。不過一面還想把柔情軟語引那勳爵。注意到自己身上來。他正在這聚精會神使他籠絡手段的時候。却不道數步之外正有一個人隱在一叢亂花後邊。聚精會神的瞧着他。這人短小精悍皮色微黑。也是毛勳爵家一個。

親近的朋友名兒喚做戈威廉。出身本是個種植家。一向在爪哇營生。五年以來却同着他夫人住在山撒德常和毛家往來甚是親密。這時他坐在那裏外表像是瞧那賓客們的跳舞。其實兩個眸子不住的盤旋在喬治勳爵和薏拂身上停了一會。薏拂忽又仰着他粉頸向喬治勳爵道人家都在那裏說你不久便須調往前敵去。這話兒可當真麼。喬治勳爵不理會了半晌。纔微笑着答道這個自然當了兵總須出去打仗的。薏拂垂倒了頭兒做着那種千萬纏綿無限低徊的聲音囁嚅說道如此你便須拋了我。要是不幸受了傷或者……說到這裏。驚地住了口。好似那玉喉已被眼淚梗塞住的一般。喬治勳爵瞧了他一眼。好不詫異。薏拂便又故意背過臉兒去。分明不願意給勳爵瞧見這一派傷心的神情。勳爵見他如此懇切心兒不知不覺的大動起來。一時也就把他心上人暫時擋在一邊。把全神注着他身邊的美人兒。接着說道這個你不

用關心傷咧死。咧原是戰場上常有的事。可是各人自有各人命運沒有一定的。呢。慧拂依舊把嬌臉兒背轉着低聲說道。我知道不過兵凶戰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今天你纔好好兒出去。明天或者已做了沙場之鬼了。說着那聲音又似乎有些哽咽起來。喬治勳爵慢吞吞地答道。你放心。我未必就會死呢。慧拂到此便迴過媚眼。睜了勳爵一眼。芳心中暗暗得意。知道已打動了他的。心了。要是那傅嫏蘭女孩。今夜不來打擾。定能鈎出他求婚的話來。一壁得意着一壁。又道。我想天下別離的事。很奇怪的。平日間大家聚在一起。不見得怎樣相親相愛。只一朝分了手。彼此便覺難堪。最難堪的却是那留着的女子。一天天想着那數千里外的征人。免不得黯然銷魂。喬治勳爵帶着滑稽的口吻問道。如此。你對着我。依依惜別。也有這一種懷抱麼。然而據我瞧來。怕未必罷。這當兒。他再也不把眼兒向四下裏張望。只是巴巴的瞧着慧拂。不知道。

怎樣驟地裏似乎中了催眠術的樣子。薏拂那種嬌豔的玉貌，媚妙的情態和那溫柔中帶着哽咽的嬌聲，都是使他心醉神往。加着那悠悠揚揚的樂聲，氤氳氤氳的花香，那些跳舞員進退疾徐，應節合拍的脚步聲，也都助着薏拂。使他顛倒一時間，他甚麼都忘了，忘了世界，忘了本身，忘了他的心上人。但知面前有一個美人兒，怪可愛的了。薏拂心知這是一個成敗得失的緊要關頭，萬萬放鬆不得一步。於是又做着那銷魂蝕骨的妙聲，嬌嚦嚦說道：「你怎麼說這話兒？」難道當我是個沒心肝的女子麼？我的心兒，你可也不知道麼？他說了這話，猛覺得自己說得太急了，怕喬治勳爵一雙明眼已瞧見他的心腸，然而勳爵依舊中着催眠術似的，那能猜測到他的心計？但覺這樣坐着有些兒支架不住了，當下就要求薏拂可能再和他跳舞一場。薏拂知道勝券已經到手，正歡喜得了不得，此刻要他跳舞，恨不得生了一百張一千張嘴答應他。於是兩

口兒站起身來慢慢兒交手舞將出去一陣子跳着舞着活像是。一對雙飛蝴蝶喬治勳爵瞧着慧拂那雙春星似的媚眼把着那雙柔美似的嫩手又聞着那雲髮上一陣陣的妙香止不住脈息亂跳了心兒也大動了猛覺自己的自制力抵不住這美人兒的魔力舞罷兩人又回到那椅兒旁邊坐將下來喬治勳爵覺得十多年和慧拂廝混在一起却從沒今夜這樣可愛慧拂也覺得十多年和喬治廝混在一起却從沒這樣着迷兩下裏並肩坐着好一會不說話兒只呆瞧着那男男女女的客人們正在那裏做一種新式的跳舞不過勳爵心中已翻天覆地攬得歷亂慧拂却非常鎮定一塵不驚的等着明知那魚兒已相近了香餌一會兒就上鉤咧那時那數步外花叢後邊隱着的戈威廉却依舊眼巴巴的瞧着他一張緊皮臉上微微現出一絲笑容來這樣過了一二分鐘慧拂正老等着喬治開口求婚那知晦氣星照命勳爵歛的跳起身來道

哎對不起我阿母來了。說完起身就走向着門前趕去。就在這一剎那間。蕙拂的桃花臉兒立刻泛做了雪白兩道遠山眉的中間起了。一團怒氣露着幾個編貝也似的牙齒。把櫻唇咬出幾絲血來。原來那從門外進來的不但是喬治。勳爵的母親還有他不共戴天的情敵傅嫻蘭。一時他怒氣填滿了胸脯。險些氣塞。掙扎着站將起來。向着自己說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今夜總得下手了。當下便笑了一笑。姍姍的走將開去。那戈威廉便也霍的閃出花叢鬼影般蹣跚。蹣跚的跟着走去。

第二章 妒：石花盆

蕙拂眼中出火。鼻中生煙。遠遠瞧着喬治勳爵和傅嫻蘭的影兒。一時妒極恨極。鬱極怒極。幾乎咬碎了幾個銀牙。正在這萬分難堪的當兒。猛聽得後邊有人喊道。蕙拂姑娘可能屈尊和在下跳舞一場麼。蕙拂回頭一看見是戈威廉。

一張的溜圓的面龐滿堆着笑容兩個眼兒笑得擠成了縫他在山撒德交際場中原也是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不論人家開甚麼跳舞會音樂會他總拉著夫人逢場必到加着他們的應酬工夫又是面面俱到分外圓通所以那些高門爵邸裏頭都很歡迎他們的這時慧拂正沒擺佈却聽得戈威廉要他一塊兒跳舞自也無可無不可的當下便懶洋洋的回答道我和你跳舞一場也好只你夫人今夜可沒有到麼戈威廉笑道他最喜歡玩的今夜怎肯不到此刻正和小透納在那裏跳舞呢慧拂姑娘你既許我一同跳舞那是我一輩子最榮幸的事只怕我身手不靈配不上姑娘罷咧慧拂一聲兒不言語只笑了一笑兩人就交了手和着衆人開場跳舞慧拂心中雖像亂麻似的態度却還鎮靜舞罷便在近邊一把椅兒上坐着歇息這位戈威廉先生的腦袋原是個小說軼事的寶庫加上一副伶牙俐齒竟能把死的說得像活的一般那時他便